

標點註釋

菜  
根  
譚

朱汝珍題



上海正心出版社印行

庚辰秋中

菜根譚

沈澆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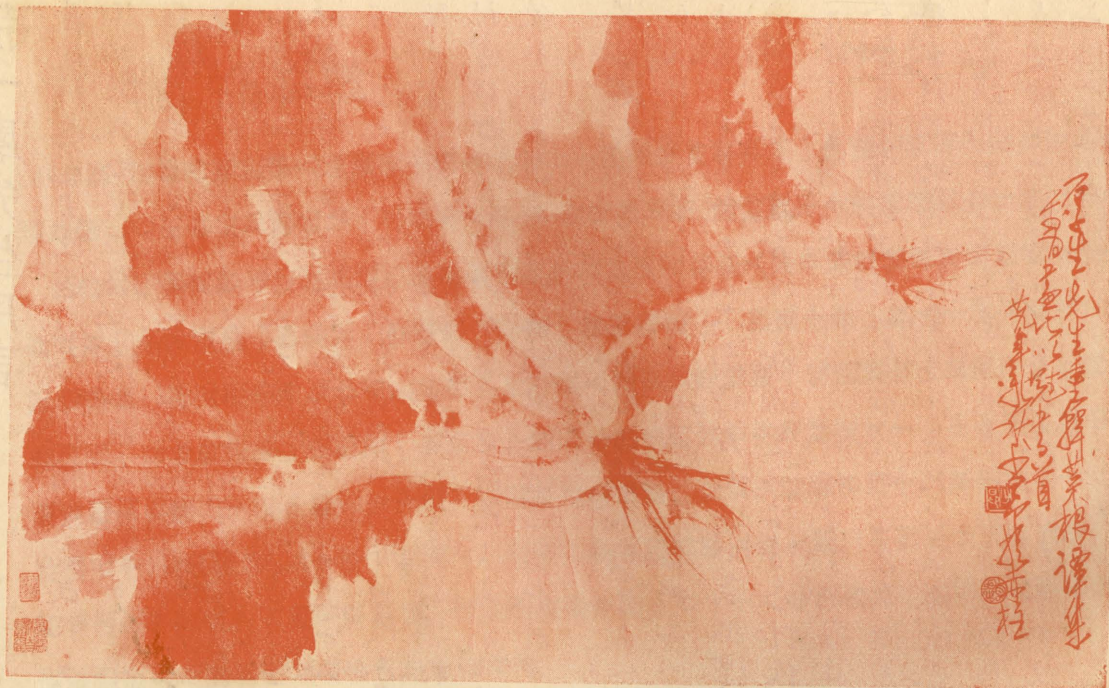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5047B





原上之山生華輝  
其根深其葉茂  
其花紅其香烈  
其氣清其神爽  
其性剛其志堅  
其心平其氣和  
其德厚其功高  
其業大其名遠  
其聲聞其光顯  
其德配其天  
其功配其地  
其業配其古  
其名配其今  
其聲配其遠  
其光配其明  
其德配其高  
其功配其大  
其業配其廣  
其名配其久  
其聲配其遠  
其光配其明

趙少昂先生傑作

# 張一麐先生序言

昔程明道先生使其門人尋孔顏樂處。或孔子言飯  
疏食飲水。曲肱而飲。樂在其中。顏子一簞食。一  
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若以功利主義者  
視之。有何樂之可言。人生之欲望無窮。雞鳴而起。寧  
之為利。如是者。是以人為環境之奴隸。若聖修者。則  
以我心轉移環境。絕不為環境所轉移。孟子云。君子  
所性。惟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明道使人尋孔  
顏樂處。正為此也。海通以來。資本主義。瀰滿於都市。  
社會。以墮落。儼以安樂。樂道在焉。或謂之為迂。  
殊不知名教自有樂地。彼世俗所謂樂者。君子之所  
苦也。滅天理而窮人欲。苦也。如斃也。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樂也。如苦也。而我平日讀書養氣。則幸以葆其  
浩蕩之天真。余十五六歲時。友人贈以菜根潭。以奉  
一冊。展玩之餘。百讀不厭。誠足以怡情養性。俟鬱積  
不平之氣。消失於無何有之鄉。方寸靈明。默然呈露。  
今雖耄老。穿過未能一念而修。如逢益友。湯若厚生。  
將重刊此世。為此弁言。爰抒所見。以質諸讀者。世變  
之窮。雞鳴不已。謂為熱場中。一服清涼散也。謂  
為苦海中。一慈航也。此國廿九年中。秋節東





# 談「菜根譚」

淨如

「菜根談」這部書對於個人的修養上很有益處。在十四歲底時候，我第一次讀它，到現在還有好些教訓盤據在心中。我最初讀底是一部日本人著底「菜根譚通解」，當時雖不全看得懂，却也了解了不少。這書是明朝萬曆年間底洪應明所著底。應明字自誠，號還初道人，家世事業，無傳可稽。他底著作現存底有「仙佛奇蹤」四卷和「菜根談」二卷。「仙佛奇蹤」，「四庫全書」收入小說家類，卷二卷記仙事，後二卷記佛事，可知作者是個精研佛道底人，這書與「菜根談」一卷同被收入民國十六年涉園排印底「喜咏軒叢書」。戊編裏，「菜根談」底刊本很多，內容也有增減。道光十三年北京紅螺山資福寺翻刻乾隆三十三年岫雲寺本，名「重刻增訂菜根談」，分爲五篇：修省四十二章，應酬五十八章，評議五十二章，「閒適」五十章，「概論」二百零三章，共四百零五章。光緒二年刊本分爲前後集二卷，前集說處世要訣，二百四十章；後集示守靜修德底要諦，一百一十八章，全書共三百五十八章。各刊本底章數頗有加減，我所見最多的是岫雲寺本。

「菜根談」底命名是取宋汪革所說：「能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底語意，全書咀嚼儒釋道三

教底要旨，教人以處世與自處底方法。論它底性質是格言；論它底談吐是從晉代底清談演變出來底。自誠能把三教教理融溶在一起，讀起來我覺得作者底文章底超脫而有風韻，全書用押韻與對類寫成，辭句底秀麗，意義底幽奧，真可以令人一誦一繫節，一讀一深思，不過裏頭有些是消極的格言與閒人的哲學，很不適於向上思想底，所以我主張選編比較全刊好些。

本書係自清道光十三年北京紅螺山資福寺重刊增訂之榮根譚選編而成；按原書共分「修省」、「應酬」、「評議」、「閒適」、「概論」五篇；惟「應酬」與「修省」二篇性質極爲相近故合而爲一。又各篇內含有消極意味及不合時代精神者予以刪除，至於錯誤之處因付印倉卒關係在所難免，尙希高明不吝指正。

編者識

# 王紹鏊先生序

持唯心論的人們；每對於亂離時代的道德墮落，歎爲人心不古，而持機械的唯物論的人們；又往往認提倡道德爲落伍，爲不合時宜。實在這兩種說素，究其極都是見樹而不見林的一偏之見，我以爲自有人類以來，所謂人心，是絲毫沒有兩樣的。不過大多數的人，爲惡劣環境所困，到達了某種階段的時候；就會突變爲所謂『窮斯濫矣』的小人，如果你在這種時候，想要拿古聖賢修養的話來期待這輩羣衆，那你就是不通世故人情的書獃子。這輩所謂『窮斯濫矣』的小人，『救死且不暇；奚暇事禮義？』透的確是唯心論者的末路。但是照機械的唯物論者的意見；凡屬關於道德修養的書籍，都不妨束之高閣，甚或索性付諸一炬。却又大謬不然，因爲道德修養這一類的東西，根本上原來屬於主觀方面的東西，所以一切道德都是應該『責諸己』，而不是應該『責諸人』的。所謂『人』是原來站在客觀方面的，主觀方面的所謂『己』，想要明瞭客觀方面所謂『人』的形形色色的真相；非得先要屏除小我的成見，然後纔能夠弄得清楚，這非修養不爲功的。孔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說：『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這就是說明沒有主觀成見的人，纔能夠識得這種客觀的現象。可見道

德修養的事，並不是應該站在唯心論的立場的。後世腐儒們的食古不化，等於機械的唯物論。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如論語一書，本係孔子因材施教，而門弟子蒐編的類書。而後來的學者們，竟要把從顏淵以至於子路所得到的學問，一古腦兒求備於人人，這不是烏托邦的空想麼？雖然我們現在也不必因為這種緣由，就否認一切關於道德修養的類書，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於我們的修養上，是可能得到參攷的便利的。還有人說：關於修養的類書，大都偏於消極方面，不適用於今日的中國，這層似乎很有一部分的理由。實則老實說一句吧；關於這一類的書，都是供應所謂『士君子』們閱讀的，而吾國今日的『士君子』階段，貪得無厭，利慾薰心者十常八九，這類的書却正是這輩的藥石。湯君厚生，是一位有心人，這次特地選擇菜根譚一書刊行問世，決不能夠批評他不合時宜的啊！

二九，九，一六，序於香港的小樓一角

王紹鏊



標點  
釋菜  
根譚

目錄

沈演公先生題字

趙少昂先生菜根圖

張一麀先生序言

王紹鏊先生序言

第一章 修省……………一

第二章 評議……………二七

第三章 閒適……………四三

第四章 概論……………五五

中外名人格言彙編

# 不惑集

總目

- 一 正心
- 二 修身
- 三 為學
- 四 齊家
- 五 敬業
- 六 樂羣
- 七 從政
- 八 治國
- 附錄 二詩歌
- 三聯句
- 一 雜纂

真理生信仰信仰

生力量一旦自信力

充則復何惑之有

為  
厚生先生不惑集題

許主人



湯厚生編

正心出版社印行

全書一大厚冊

特價港幣八毫

總經售

世界書局  
香港分局

標點  
註釋  
菜根譚

第一章 修省

本書共分四章。此第一章，係修己以敬，省身以誠之談。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須從烈火中鍛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直向薄冰上履過。

金非鍛鍊不精，玉非雕琢不美。人品自有高下之不同，聖凡賢愚邪正，昔人以九等別之。然欲作第一等人，即須有第一等的修養。正如精金美玉，必須從烈火中鍛鍊來也。欲成大事，須具小心。所謂「膽欲大而心欲細」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即此之謂也。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罅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愧；修之當如凌雲寶樹，須假衆木以撐持。

凡事每起於忽微，一著之失，至使滿盤皆錯。防微杜漸，君子所貴。蜀先主告後主曰：「勿以小善而不



爲，勿以小惡而爲之，一得此旨矣。

忙處事爲，常向閒中先檢點，過舉自稀。動時念想，豫從靜裏密操持，非心自息。此所謂「以備不虞，一有備無患」也。人惟平時不能對於事物，細加體察，而欲當機立斷，自不可能。於是手忙脚亂，錯誤百出。或者一往直前，不顧利害，則己心已失其操守，寢而至於爲非作惡，其失亦均。

爲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邀名結好；立業而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夾帶，最難拔除者也。須是滌盡渣滓，斬絕萌芽，纔見本來真體。

世間每有一般人，見解未真，忘卻本來面目，故其所爲，無非沾名釣譽。豈知一善欲人見，便非真善；一施恩而望報，必至一報者倦矣，施者未饜。一而況立業植節，是何等事？又豈可驚世駭俗，標異炫奇乎？苟不將此種念頭，滌盡斬絕，則本來之真體全失矣。

能輕富貴，不能輕一輕富貴之心。能重名義，又復重一重名義之念。是事境之塵氛未掃，而心境之芥蒂未忘。此處拔除不盡，恐石去而草復生矣。

富貴可輕，名義宜重，但須率性而行，不得稍存一輕之重之之念；否則便不自然，正如塵氛之蒙，芥蒂之鯁，此中庸「率性之道」，孔子「從心所欲」之所以可貴也。第一第二兩輕字是動詞，第三輕字則作靜詞。三重字亦如此。芥子，果蒂，均微小之物，以喻有所鯁而不快也。

紛擾固溺志之場，而枯寂亦槁心之地；故學者當棲心玄默，以寧吾真體；亦當適志恬愉，以養吾圓機。

此言動靜各宜有節，過皆失之。紛紛擾擾，焉有不沉溺其志氣，是動之過也。若過於枯索沉寂，一切不聞不問，亦可使心如槁木，而窒其天機。所以善修養者，不使有過與不及，調劑於二者之間。素處以默，則真體自寧；愉快適志，斯天機乃暢。恬，音甜。恬愉，安適也。莊子：「恬以養志。」又「恬愉之安，不監於體。」

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則根在復萌，而小過轉爲大罪。今日之是不可執，執之則渣滓未化，而理趣反成欲根。

是非之分，根於學力，故惟明眼之人，辨之最晰；否則主觀太深，客氣用事，往往認非作是，或認是爲非。是非淆亂，善惡莫別矣。昨日之非，既見其非，則除之務盡；除非，卽不長惡。今日之是，未必全是，若固執

太甚，轉易於招非。小過可爲大罪，理趣或成欲根，一留字，一執字，深有味焉。無事，便思有閒雜念慮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懷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之處，纔是學問真消息。

四者皆人所易蹈，患在不思而已。苟能時時檢點，自可從多人少，自有人無。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纔有萬變不窮之妙用。

此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立業建功，事事要從實處著脚；若稍慕虛名，便成僞果。講道修德，念念要從虛處立基；若稍計功效，便落塵俗。

一實一虛，不容假借。自古慕虛名者無赫赫之功，計近效者皆庸庸之輩。

身不宜忙，而忙於閒暇之時，亦可警惕惰氣。心不可放，而放於收攝之後，亦可鼓蕩天機。

凡人過於閒逸，則惰氣自生；過於鎮攝，則天機日促。輔偏救弊，善自能調劑而已。



鐘鼓體虛，爲聲聞而招擊撞；麋鹿性逸，因豢養而受羈縻；可見名爲招禍之本，欲乃喪志之媒。學者不可不力爲掃除也。

音以明白煎，蘭以馨自折，象有齒以焚其身，可不戒哉！

一念常惺，纔避去神弓鬼矢，絲毫不染，方解開地網天羅。

惺，靜也；靜中不昧曰惺。

一點不思的念頭，是生民生物根本；一段不爲的氣象，是撐天撐地柱石；故君子於一蟲一蟻，不忍傷殘；半絲半縷，無容貪冒；便可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是何等經濟？何等學問？豈容不思，不爲，必也！思不妄思，爲不妄爲，庶幾頭頭是道，著著無錯。不思，正所以戒妄思，不爲，正所以戒妄爲也。此處不可誤解！

撥開世上塵氛，胸中自無火炎冰兢；銷卻心中鄙吝，眼前時有月到風來。學者動靜殊操；喧寂異趣；還是鍛鍊未熟，心神淆混，須要操持涵養。於定雲止水，有鳶飛魚躍之勢；於風狂雨驟時，有波恬浪靜之形；纔見處一化齊妙境。

人惟虛靈不昧，才不爲形所役。否則有所忿懣，「音致」有所恐懼，心不能得其正矣。是以學者以正

心爲上！大學一書，爲初學入德之門，卽注意於此也。

心是一顆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猶明珠而混以泥沙；以情識觀貼之，猶明珠而飾以銀黃；泥沙洗滌猶易，銀黃除去最難。故學者不患垢病，而患潔病之難治；不畏事障，而畏理障之難除。

是非，易別也；疑似之間，則難別矣。真僞，易分也；以僞亂真，則難分矣。故聰明反被聰明誤。除非具大毅

力，真見識者，安得而不入歧途耶？  
軀殼的要看得破，破則萬有皆空，而其心常虛，虛則義理來居。性命的要認得真，真則萬事皆備，而其心常實，實則物欲不入。

人無百年不毀之體，而有萬古不磨之名。在能認清先後緩急，而定其真破虛實，聖凡之分，道不外是矣。

面上掃開千層甲，眉目纔無可憎；胸中滌去數斗塵，語言方覺有味。

欲超此境，祇須多讀書，無他法也。

完得心上之本來，方可言了心；盡得世間之常道，纔堪論出世。

此乃一定不易之序。好放言高論者，適足以見其自欺。

我果爲洪鑪大冶，何愁鈍鐵頑金之銷鎔不易；我果爲巨海長江，何患潢流汗瀆之容納不注。

所謂感人以德，容人以量也。

白日欺人，難免清夜之愧赧；紅顏失志，空貽皓首之傷悲。

清夜愧赧，皓首傷悲，皆悔心之流露，亦卽業根之萌發。以其有悔於後，孰若慎之於前。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出此入彼，念慮祇差毫釐，而超凡入聖，人品直判天淵矣。人胡不猛然轉念哉。

孟子有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一人能計較於二者之中，急其所急，而緩其所緩，則輕重之界定，自無毫釐之失，謬以千里也。

立百福之基，祇在一念之慈祥。開萬善之門，無如寸心之把握。塞得物欲之路，



纔可闢道義之門。弛得塵俗之肩，方能挑聖賢之擔。鎔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銷得家庭內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長江之水，源可濫觴；千里之行，起於跬步；鹵莽滅裂而種之，亦必鹵莽滅裂而報也。

功夫自難處做去，如逆風鼓棹，總是一段真精神。學問自苦中得來，似披沙鍊金，纔是一個真消息。

必如是，才脫離依傍二字。

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卽所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以合天。

執拗者不能反省，每強人以就已。人而偶拂其意，則怨懟不已。不特易絕於人，而內心常感覺痛苦。欲其永年，不可得也。何如和光同塵，優遊自得乎！操切者不能三思，意之所到必欲赴之。但事與願違，又歎恨無已，是以不得其壽也。必曰寬厚爲懷，則心平而氣和，所以仁者靜亦仁者壽也。

才能美敏者，宜以學問攝其躁。氣節激昂者，當以德性融其偏。

過猶不及，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雲煙影裏見真身，始悟形骸爲桎梏。禽鳥聲中聞至性，方知情識是戈矛。

桎梏，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戈矛，兵器；平頭有旁枝者戈，尖頭無旁枝者矛。形骸與情識，本人生所不可缺者，但就真身至性而論，則覺似桎梏戈矛，不免爲所繫縛，或戕害耳。桎，音質；梏，音谷。按此係進一層講，非勸人毀形骸，滅情識也。

人欲從初起處翦除，似新萌遽斬，其工夫極大。天理自乍明時充拓，如塵劍復磨，其光彩更新。

人欲，天理，係對待之名詞。何謂人欲？如食色之根於性，充其欲，則飲食無節，男女無別是也。何謂天理？即於人欲發動之中，加以以制限，如飲食有戒，男女有防是也。欲勝理，則佚而亂；理勝欲，則敬而治。故於欲念初起之時，即繩之以理，而翦除之；理路乍明之際，使克制其欲，而充拓之；則天理自存，人欲自息矣。

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世法不必盡嘗。千江月，總是一輪月光，心珠宜當自覓。此即反約之說，又所謂一求則得之一也。

得意處論地談天，俱是水底撈月。拂意時吞冰齧雪，纔爲火內栽蓮。

人處順境易，逆境難，能奮鬥於逆境之中，斯能去難就易。

事理因人言而悟者，有悟還有迷，總不如自悟之了了。意興由外境而得者，有得仍有失，總不如自得之休休。

休休，有容也。尚書秦誓篇：「其心休休焉。」無本之水易竭，炳燭之明易熄，借於外者，不如充於內也。

情之同處即爲性，舍情則性不可見。欲之公處即爲理，舍欲則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滅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絕欲，惟求寡欲而已。

生之謂性；喜怒哀樂愛惡欲，皆性之表見於外者。所謂情也。故性情二字，其源則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也，敬也，皆其性之所同，而發見於外者也。所謂情之同處，即爲性也。欲之起，亦根於性，食、色、性也，亦欲也。縉兄之臂，則得食，摟其處，子則得妻，是奪也，暴也，非欲之公也。若鑿而飲，耕而食，女有家，男有室，毋爭，毋瀆，寧非理耶？故曰：欲之公處，即爲理。然情有過，而欲有淫。平情寡欲，能得情欲之正矣。

欲遇變而無倉皇，須向常時念念守得定。欲臨死而無貪戀，須向生時事事看。



得輕。

心定不亂，心空不戀，非養之有素者，不易超此境也。

一念過差，足失平生之善；終身掩飾，難蓋一事之愆。

此惡之所以不可長，而兢兢焉如臨深履薄也。

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見本來面目。向三時飲食中諳練世味，濃不欣，淡不厭，方爲切實工夫。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能如是，則可以无咎矣。

操存時要有真宰，無真宰，則遇事便倒，何以植頂天立地之砥柱。應酬處要有圓機，無圓機，則觸物有礙，何以成旋乾轉坤之經綸。

砥柱，山名，在黃河中。一作底柱。借爲獨立不撓之喻。經綸，本治絲之事，引其緒兩分之爲經，比其類而合之爲綸。以喻辦事之有規畫也。真宰，猶言主意。

士君子涉世於人，則不可輕爲喜怒；輕喜怒，則心腹肝膽皆爲人所窺。於物，則不可重爲愛憎；重愛憎，則意氣精神悉爲物所制。

此言不可以意氣相爭，感情用事也。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響之蟲。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射影之蟲，蠅也。古謂之短狐，亦名射工。相傳形似鼈，三足，在水中，能含沙射人爲災。言恃才傲物之人，難免爲他人暗算。西京雜記：「咸陽宮有方鏡，表裏洞明，人照之，見腸胃五臟，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一言飾僞欺人者，難逃明眼人之監察也。

心體澄澈，如在明鏡止水之中，則天下自無可厭之事。意氣平和，恍行麗日光天之下，則世間自無可惡之人。

是則足於內而無不慊於外也。

當是非邪正之交，不可稍遷就。稍遷就，則失從違之準。值利害得失之會，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

邪正易辨，利害易見，所貴當機立斷，大公無私耳。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後處之羞；蘿蔦依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持，毋以魚鳥來親人。

所貴爲大丈夫者，獨立不羈，甯爲雞口，毋爲牛後也。史記伯夷傳註：「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毛詩：「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爲落葉小灌木，寄生於桑、楓、樺、柳等樹上，吸收被寄生樹之養分。蘿卽女蘿，亦名松蘿，爲地衣類植物，全體分細枝無數，狀如線，長數尺。

好醜心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心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其平，賢愚共受其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契，合也；意志相合曰契。

士君子利人濟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爲國憂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世之沽名釣譽，及徒託空言者，可以返矣。

伺察以爲明者，常因明而生暗，故君子以恬養志。奮迅以求速者，多因速以致遲，故君子以重持輕。

寧靜以致遠，欲速則不達，諒哉！

遇大事而矜持者，小事必縱弛；處明廷而檢飾者，暗室必放逸；君子祇是一個

念頭持到底，自然臨小事如臨大敵，坐密室若坐通衢。

禮記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大學：「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其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交之歡，不若使其無久處之厭。

善諛者亦必善毀，故譽我者不必喜。善交者久而能敬，故君子之交淡如水也。

善啓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強開其所蔽。善移易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輕矯其所難。

上易字入聲，變易之易；下易字去聲，容易之易。勉強二字，祇適於自克；若教人治世，惟有相機而行，不能操之過急，否則未有不失敗也。

彩筆描空，筆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染；利刀割水，刀不損鏗，而水亦不留痕；得此意以持身涉世，感與應俱適，心與境兩忘矣。

非學問閱歷俱足，不易到此地步。

己之情欲不可縱，當用逆之之法以制之，其道則在一「忍」字。人之情欲不可拂，當用順之之法以調之，其道則在一「恕」字。今恕以適己，而忍以制人，毋乃不可乎？

「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乎身。」不恕之害，實較縱情肆欲爲尤大。故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能不勝之謂勇。

賢者務其大者遠者，不賢者知其小者近者，斤斤爲明，非察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故曰：「大智若愚，大勇若懦。」

隨時之內善救時，若和風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脫俗，似澹月之映輕雲。

所謂特立獨行，能爲人所不能爲，何翅高人一等。

交友者，與其易疏於終，不若難親於始。御事者，與其巧持於後，不若拙守於前。擇而後交，思而後行，自可始終如一，馭重若輕。



思入世而有爲者，須先領得世外風光，否則無以脫垢濁之塵緣。思出世而無染者，須先領得世中滋味，否則無以持空寂之苦趣。

世法雖異，但並非絕對的，有時且能相反相成，祇須認得真確，庶無單調之弊。

酷烈之禍，多起於玩忽之人。盛滿之功，常敗於細微之事。故語云：人人道好，須防一人著惱；事事有功，須防一事不終。

古人所以戰戰慄慄，一日二日，終身不敢怠忽也。

功名富貴，直從險處觀究竟，則貪戀自輕。橫逆困窮，須從起處問來由，則怨尤自息。

能戒愼，能自反，便省卻多少煩惱。

宇宙內事，要有擔當，要善擺脫。不擔當，則無處世之事業；不擺脫，則無出世之胸襟。

賢者處世，一龍一蛇。有英雄肝膽，仍須有菩薩心腸。而後可以有爲，可以不爲也。

待人而留有餘不盡之恩禮，則可以維繫無厭之人心。御事而留有餘不盡之

才智，則可以提防不測之事變。

聖人演易，所以以「未濟」終焉。

了心自了事，猶根拔而草不生。逃世不逃名，似羶存而蚋仍集。

薪不盡，則火不滅，抱薪救火，何如釜底抽薪之爲快也。

讎邊之弩明避，而恩裏之戈難防；苦時之坎易逃，而樂處之阱難脫。

此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孟子有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當困難之時，自知警惕，日在安樂窩中，則易於墮落也。

羶穢則蠅蚋叢嘅，芳馨則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業，亦不立芳名；只是元氣渾然，圭角不露，便是持身涉世，一安樂窩也。

人之所爲不善，則羣小趨之，如居下流，天下之惡歸焉。好善之人，衆望所歸，又難免爲人所嫉視。故君子無聲無臭，渾然不露，可以逃免煩惱。

從靜中觀物動，向閒處看人忙，纔得脫俗超塵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閒，處鬧中能取靜，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不隨波逐流，與時俯仰；能在忙裏偷閒，鬧中取靜，便迥異凡俗矣。

招千萬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怨；希千百年之榮，不如免一事之醜。

千人感德，久而漸忘，毫無補於事。一人結怨，時懷報復，實有害於己。富貴浮雲，本不足戀，不如戰戰兢兢，謹慎將事，以求無過。

落落者，難合亦難分；欣欣者，易親亦易散。是以君子甯以剛方見憚，毋以媚悅取容。

道義之交，久而彌堅；利害之合，利盡則疎。故君子擇而後交，憚，忌也，容，包涵也。

意氣與天下相期，如春風之鼓暢庶類，不宜有半點隔閡之形；肝膽與天下相照，似秋月之洞澈羣品，不可作一毫曖昧之狀。

披肝露膽，開誠布公，所作既無不可告人之事，而人亦心悅誠服矣。肝膽，誠懇之意。

仕途雖赫奕，常思林下風味，則權勢之念自消。世路雖紛華，常思泉下苦况，則利欲之心自淡。

安富尊榮，人所同情；然居高者危，古人所戒。故宜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鴻未至先援弓；兔已走再呼矢；總非當機作用。風息休起浪，岸到便離船，纔是了手工夫。

凡事機未至，而先露倉皇；或時機已失，而從事補救，皆非所宜。惟當機立斷，乃中庸之道。

從熱鬧中，出幾句清冷言語，便掃卻了無限殺機。向寒微處用一片赤熱心腸，自培植出許多生意。

孟子有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一人當危殆之際，我援之於水火之中，乃莫大之功德也。」

淡泊嗜好，須從濃艷場中試來；鎮定操持，還向紛紜境上勘過。不然，操持未定，應用未圓，恐一臨機登壇，而上品禪師，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金必鍛鍊而精，玉必雕琢而美。人欲作上品之禪師，須有豐富之經驗，寧靜之修養，否則意馬心猿，不克自持矣。

廉所以戒貪，我果不貪，又何必標一廉名，以來貪夫之側目。讓所以息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一讓譽，以致暴客之彎弓。

人偶有小善，即釣名沽譽，炫世炫俗。不知「善欲人知，便非真善。」不將此念打消，則貪夫側目，暴客彎弓矣。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纔可以彌意外之變。有事常如無事時鎮定，方可以銷局中之危。

平時能未雨綢繆，臨事而神色鎮靜，非閱歷較深，涵養有素者，不易到此地步。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爲斂恩之道。遇事而爲人除害，即是導利之機。

人類本宜互助，所謂「與人方便，即自己方便」也。

持身如泰山九鼎，凝然不動，則愆尤自少。應事若流水落花，悠然而逝，則趣味常多。

持身而事事持重，則寡尤。處事而愉快適志，則常樂。愆尤過也。

君子嚴如介石，而畏其難親，鮮不以明珠爲怪物，而起按劍之心。小人滑如脂



膏而喜其易合，鮮不以毒螫爲甘飴，而縱其染指之欲。

介石，堅確之石也。明珠，明月之珠也。皆以喻君子。君子義正辭嚴，雖爲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以其無因而至，莫不按劍邪視，而不敢與之親。螫，蛇蟲以毒牙或尾針刺人也。飴，爲錫類。染指，楚人獻鼈於鄧靈公，公子宋之食指動，曰：「昔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食，靈公召而弗與，宋怒，染指於鼎而嘗之。言非所當得而妄思沾潤也。小人巧言令色，有若甘飴，羣思趨附，沾潤其利也。

遇事祇一味鎮定從容，縱焚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半點驕傲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事變當前，能態度鎮靜，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一則雖極紊亂，終有清理之日。孟子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蓋人非木石，待以至誠，焉能不感而化乎。焚，亂也。緒，絲端也。就緒，以喻辦事有條理也。

肝膽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怜煢獨。氣骨清如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侯。士貧非恥，降志辱身爲恥。果能肝膽照人，氣骨清高，雖貧何害。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涉世者，宜

審擇之，毋貪黃雀而墜深井，發隋珠而彈飛禽也。

書經「天道福善禍淫。」強者恃勢凌人，以爲佔盡便宜，不知冥冥中既遭天譴，而清夜捫心，又多內疚。精神方面，反爲痛苦。隋珠，卽隋侯之珠也。

費千金而結納賢豪，孰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饑餓之人。構千楹而招來賓客，孰若葺數椽之第，以庇孤寒之士。

諺云：「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費千金之鉅，以招納賢豪，只博得個人之美名。若以濟助貧寒，足可救多人之生命。

解鬥者助之以威，則怒氣自平。懲貪者濟之以欲，則利心反澹。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亦救時應變之權宜也。

人惟不忍忿懣之心，故爭；若助張其威，轉可解其怒氣。人惟恐不足，故貪；若滿其慾壑，自戕其貪心。

按此係一時權宜之計；非長人凶燄，啟人貪念也。

市恩不如報德之爲厚；雪忿不如忍恥之爲高；邀名不如逃名之爲適；矯情不如植節之爲真。

此所謂務虛名不如重實際也。

救既敗之事者，如馭臨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馬行至陡壁之上，若不急勒馬使止，則俱墮於崖下矣。以喻事既失敗，須急速回頭，另籌補救之方。舟行於沙灘之上，若中途停止，便不能達目的地矣。以喻事將成功，仍須努力，以免功虧一簣。

先達笑彈冠，休向侯門輕曳裾。相知猶按劍，莫從世路暗投珠。

先達，卽先進也。彈冠，謂將出仕，整潔其冠也。裾，卽衣襟。此言士以氣節爲重，不當卑躬屈節，奔走於公卿之門。世道日衰，人心叵測，交友之初，遽以肺腑相示，是無異投明珠於暗道，人焉有不疑忌我乎。

按劍投珠解見前。

楊修之軀，見殺於曹操，以露己之長也。韋誕之墓，見伐於鍾繇，以秘己之美也。以故哲士多匿采以韜光，至人常遜美而公善。

楊修字德祖，三國時人。性聰明，好學，有俊才，深知操意，言多奇中，爲操所忌，借事殺之。韋誕字仲將，仕於曹魏，有文才，善辭章，又善書法。鍾繇字元常，亦仕於魏，以其名爲韋誕所掩，故伐其墓。毋炫己之

長，毋掩人之善。則可以遠禍矣。

少年的人，不患其不奮迅；常患以奮迅而成鹵莽，故當抑其躁心。老成的人，不患其不持重；常患以持重而成退縮，故當振其惰氣。

此言進退各宜有節，過與不及，皆非也。年少固奮發有爲，然勇往直前，未免過於鹵莽。老成固持重有餘，然事事退縮，難辭落後之咎。

望重搢紳，豈似寒微之頌德。朋來海宇，如何骨肉之孚心。

搢紳，仕宦之族也。搢紳權勢赫然，苟其德不足以濟之，雖位高望重，又安足道哉。朋自遠來，固足自豪；而骨肉常聚，尤爲快心。

舌存常見齒忘，剛強終不勝柔弱。戶朽未聞樞蠹，偏執豈及圓融。

此言世之剛強者，多不得善終；柔弱者，反克保其天年。偏執者，每陷於絕境；圓融者，應付裕如也。

士君子持身不可輕，輕則物能撓我，而無幽閒鎮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則我爲物泥，而無瀟灑活潑之機。氣象要高曠，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而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

一輕一重，貴適其宜。一是一非，須自審擇也。

事事培元氣，其人必壽。念念存好心，其後必昌。

善於修養，不傷元氣，可享上壽。樂於行善，種得善因，必獲好果。



## 第二章 評議

此章爲批評古今人物，擬議成敗事宜之談。

物莫大於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漚。」事莫大於揖讓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碁。」人能以此胸襟眼界，吞吐六合，上下千古；事來如漚生大海，事去如影滅長空；自經綸萬變，而不動一塵矣。

子美，唐杜甫之字。康節，宋邵雍之私謚。漚，同鷗，水鳥也。六合，天地四方也。此言人宜胸懷開曠；古今大事，視同等閒。日月乾坤，至寶也，視爲籠中鳥水漚。揖讓征誅，大事也，視爲杯酒局碁。蓋事過境遷，一切皆消滅矣。

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小人好名，猶懷畏人之心。故人而皆好名，則開詐善之門；使人而不好名，則絕爲善之路。此譏好名者，當嚴責夫君子不當過求於小人也。



爲善之人，苟存一好名之心，則所謂善者，無非斯世盜名而已。然小人能知好名，尙有顧忌之心，必不敢肆意胡行也。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鍼。深仇常自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蜜。

世之外貌柔和，而中懷險狠者；遇人則甘言蜜語，而其心則毒如蛇蝎。所謂「口蜜腹劍」，「笑裏藏刀」，此等人宜慎防之；遠避之。

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而遷。須是大火流金，而清風穆然。嚴霜殺物，而和氣霽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濤大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真人品。

屹然，獨立貌。宇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人生天地間立身行事，須特立獨立，不與世俗同俯仰，方是超等人物。

愛是萬緣之根，當知割捨。識是衆欲之本，要力掃除。

心有所愛，而後有所戀；戀之而不忍捨，斯墮入魔障，不克自拔矣。智識既開，欲念以生，充其欲而不加限制，則將無所不爲矣。故宜繩之以禮，而節制之。

作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脫俗，固清節可風；若矯俗，則不與人同好惡，是拂人之性矣。隨時，固瀟灑自在；若趨時，則擾擾多思，營營不已，是自尋煩惱矣。

可有求全之毀，不可有過情之譽。可有無忘之災，不可有非分之福。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求全之毀，已必時時反省，轉可減少過惡。過情之譽，所聞皆諂諛之言，自難日進於德。遇無妄之災，多經磨練，可顯其精神。享非分之福，心體舒泰，足增其惰氣。

毀人者不美，而受人毀者，遭一番訕謗，便加一番脩省，可以釋惡而增美。欺人者非福，而受人欺者，遇一番橫逆，便長一番器宇，可以轉禍而爲福。

毀人者，任意訕謗，固爲不德。然因此而自知其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亦未嘗無利於己。以橫逆待人，固爲不道；若斤斤與較，是無容人之量矣。能受而不報，至再至三，則其人必自反矣。

夢裏懸金佩玉，事事逼真，睡去雖真，覺後假。閒中演偈談元，言言酷似，說來雖是用時非。

人生於世，如一場春夢，繁華富貴，如煙雲過眼，瞬息成空。登臺說法，雖頭頭是道，然徒託空言，而不切

實用，亦無裨於事。

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福儆之；所以禍來不必憂，要看你會救。天欲禍人，必先以微福驕之；所以福來不必喜，只看你會受。

天將降大禍於是人也，必先降小禍以試之；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天將降大禍於是人也，必先降小福以試之；所以淫佚其心，放蕩其性，故小福不足喜，小禍不必憂，全在應付如何耳。

榮與辱同蒂，厭辱何須求榮。生與死同根，貪生何必畏死。

榮辱生死，天理循環，一定不易。蓋世無千年不敗之家，人無百歲不毀之體；倘能看破，使富貴不足榮，貧賤不爲辱，生也何樂，死也無懼矣。

作人只一味率真，蹤跡雖隱還顯。存心有半點未淨，行事雖公亦私。

人之語言正直，胸懷坦白；則人皆信之。若存一毫物欲之私，遂足啟人之疑矣。行爲爽直，而不尙欺詐，曰率真。

鶴占一枝，反笑鵬心奢侈。兔營三窟，轉嗤鶴壘高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趣卑者，不可以談高。信然。

有識者，務其大者遠者；無識者，知其小者近者。鵠之笑鷓，兔之嗤鶴；此以喻目光如豆，祇圖近利，而無遠大之謀者。

貧賤驕人，雖則虛假，還有幾分俠氣。英雄欺世，縱似揮霍，全無半點真心。糟糠不爲彘肥。何事偏貪鉤下餌。錦綺豈因犧貴，誰人能解籠中囚。

錫綺，織采爲文曰錦，織素爲文曰綺。犧，牛羊之屬，用以祀神者。囿，鳥媒也。繫生鳥以候外來之鳥者。

貧賤之人，每脅肩諂笑，阿諛取容；能自高其聲價，是亦異於常人矣。奸雄之士，每揮金如土，交結賢豪；然其用意，欲以籠絡人心，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耳。彘，食糟糠，不見茁壯；犧，被錦綺，仍遭屠宰；人豈愛彘與犧哉，亦以糟糠錦綺爲餌耳。天下之士，知所返矣。

琴書詩畫，達士以之養性情，而庸夫徒賞其跡象。山川雲物，高人以之助學識，而俗子徒玩其光華。可見事物無定品，隨人識見爲高卑。故讀書窮理，要以識

趣爲先。

玩弄琴棋，遊覽山川；與自然景物接觸，足以陶情適性，開拓心胸。而於草木鳥獸古蹟等，可親加觀察，爲益至鉅。豈徒賞其迹象，玩其風景已哉。

美女不尙鉛華，似疏梅之映淡月。禪師不落空寂，若碧沼之現金蓮。

梅花冰容清骨，映以淡月，風格天然，美人似之。蓮花中通外直，玉立亭亭，品格高尚，禪師似之。

密則神氣拘逼，疏則天真爛漫；此豈徒詩文之二拙，從此分哉。吾見疏狂之士，獨任性真；周密之人，純用機巧。人心之生死，亦於此判焉。

文有疎密，人性亦然。疏狂，則不拘小節，事事率真。周密，則心多顧慮，機巧用事。故疎狂者常樂，周密者多憂也。

簪纓之士，常不及孤寒之子，可以抗節致忠。廟堂之士，常不及山野之夫，可以料事燭理。何也。彼以濃艷損志，此以淡泊全真也。

簪纓，貴者之冠飾也。簪纓之家，廟堂之士；平日高爵顯位，席豐履厚，及國難臨頭，則一籌莫展；反不如草野之夫，能盡忠報國。此所謂肉食者鄙也。

榮寵旁邊辱等待，不必揚揚。貧窮背後福跟隨，何須戚戚。

此所謂「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也。」榮寵之人，持之失德，終以禍敗。貧窮之子，安貧樂道，反得善終。

翠篠傲嚴霜，節縱孤高，無傷沖雅。紅葉媚秋水，色雖艷麗，何損清修。

翠竹耐寒，不畏霜雪，可以喻臨難不屈之士。荷葉亭亭，不染污泥，可以喻品性高尚之人。

貧賤所難，不難在砥節，而難在用情。富貴所難，不難在推恩，而難在好禮。

貧者，固應重氣節，而能恬淡寡欲，斯真能安貧矣。富者，本不難博施濟衆，而能傾心接物，斯真能好禮矣。

芝草無根醴無源，志士當猛奮翼。彩雲易散琉璃脆，達人宜早回頭。

醴泉：泉味甘如醴也。芝草，祥草也。諺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平民能奮發有爲，亦可立不朽之功業。又云：「花無常好，月無常圓，一人無常處順境之理，故於未失敗之前，宜預留地步。」

少壯者，事事當用意，而意反輕，徒汎汎作水中鳧而已，何以振雲霄之翮。衰老者，事事宜忘情，而情反重，徒碌碌爲轅下駒而已，何以脫韁鎖之身。

轅下駒，轅爲駕車之木，駒爲小馬，小馬就縛於轅，喻受人羈縻，而不能施展也。韉鎖，卽名韉利鎖，言世人爲名利所束縛，如馬之牽於韉，不能自脫也。汎汎，飄浮貌。鳧，水鳥也。人於少壯之時，須刻志勵學，練習技能，否則無從爲社會服務，汎汎若水中之鳧。衰老之人，宜清淡寡欲，若醉心功名，甘就束縛，則促如轅下之駒矣。

帆祇揚五分，船便安。水祇注五分，器便穩。如韓信以勇略振主被擒，陸機以才名冠世見殺，霍光敗於權勢逼君，石崇死於財富敵國，皆以十分取敗者也。康節云：飲酒莫教成酩酊，看花無至甚離披，旨哉言乎。

韓信，漢初三傑之一，佐高祖定天下，以功封楚王，後爲呂后所殺。陸機，晉吳郡人，字士衡，少有異才，事成都王，穎孟玖等忌其才，譖之，遂遇害。霍光，西漢時人，字子孟，昭帝卽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昭帝崩，立昌邑王賀，多淫行，光廢之，立宣帝，立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光卒，宣帝親政，其族黨以謀反伏誅。石崇，晉南皮人，字季倫，以航海致富，置金谷別墅。後孫秀以求綠珠不得，恨之，譖於趙王倫，遂棄市。酩酊，沉醉之意。離披，花開貌。居高畏其危，處滿畏其盈，人而恃才傲物，不知韜晦，則招人之忌，必罹殺身之禍。



附勢者如寄生依木，木伐而寄生亦死。竊利者如蠶虹盜人，人死而蠶虹亦滅。始以勢利害人，終以勢利自斃，勢利之爲害也如是夫。

權勢薰灼之場，人爭趨之。不知位高者危，一旦失敗，則亦隨之而倒矣。蠶虹，腸中蟲也。

失血於盃中，堪笑猩猩之嗜酒。爲巢於幕上，可憐燕燕之偷安。

凡可貪可欲之事，皆具危險性，吾人應絕對自制，勿輕易犯之。否則如猩猩以嗜杯酒而致殺身，燕子以貪旦夕之安而巢危幕。

鶴立雞羣，可謂超然無侶矣；進而觀之，大海之鵬，則渺然自小；又求之於九霄之鳳，則巍乎莫及。所以至人常若無虛，而盛德多不矜不伐也。

人有一技之長，每欣欣然自以爲能矣。不知天下之大，儘多出類拔萃之士，己之片長，猶藩籬之鷄，尺澤之鯢也。何足道哉。

貪心勝者，逐獸而不見泰山在前，彈雀而不知深井在後。疑心勝者，見弓影而驚盃內之蛇，聽人言而信世上之虎。人心一偏，遂視有爲無，造無作有，如此，心可忘動乎。

弓影杯蛇，晉樂廣有客久不至，廣往訪之，客曰：「前蒙賜酒方飲，見杯本有蛇，心惡之，既飲而病。」其時壁上懸弓，漆畫作蛇，廣意杯中必是影也，乃告以故，客意即解，疾亦遂愈。此言以虛幻之事，能啟人之疑忌也。人言成虎，此龐恭告魏王之言。市中本無虎；一人言之不信，二人言之則疑，三人言之則信。此言訛言者多，能以假亂真也。貪財，則不顧將來之禍，多疑，則是非莫辨也。

蛾撲火，火焦蛾，莫謂禍生無本。果種花，花結果，須知福至有因。

飛蛾投火，禍由自取。種花得果，已早結福緣矣。

車轟險道，馬騁先鞭，到敗處未免噬臍。金誇過斗，粟喜堆山，臨行時還是空手。遇事而不加思索，不計利害，冒險進行，終歸失敗。積玉堆金，終是身外之物，所謂「臨終空手去，難帶一文錢」也。

花逞春光，一番風，一番雨，催歸塵土。竹堅雅操，幾朝霜，幾朝雪，傲就琅玕。

桃李一經風雨，即見凋零。翠竹不畏風霜，經冬不凋。此言無操守者，偶遇變故，便降志辱身。有氣節者，雖大難當頭，仍不易其志也。琅玕，石而似玉者也。

富貴是無情之物，你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貧窮是耐久之交，你處得他好，他



逐妄，看個色身不破，認個法身不真耳。

色身，佛家語卽色相，一切外物，皆有形式者也。法身，佛之真身也，卽本性之意。熙熙攘攘，利來利往，一生紛擾，究爲誰忙，結果仍是一場春夢；此所謂看不破，認不真也。

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積玉，還如築個禍基。

立德行善，是自留地步。堆金積玉，是自種禍根。

萬境一轍，原無地著個窮通。萬物一體，原無處分個彼我。世人迷真逐妄，乃向坦途上自設一坳坎，空洞中自築一藩籬，良足慨哉。

事在人爲，故雖處境困阨，能努力奮鬥，自有揚眉之日。天地萬物，本爲一體，當一視同仁。無分畛域也。聰明的人，小事必朦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蓋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朧正聰明之穴也。

智者目光遠大，明於知幾。愚者必斤斤於細微之事，實則斤斤爲明，非察也。朦朧，月明也。懵懂，心暗昧不明也。

大烈鴻猷，常出幽閒鎮定之士，不必茫茫。休徵景福，多集寬宏長厚之家，何須

瑣瑣。

躁急鹵莽，難於建功；必鎮靜始可集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一故寬厚可以致祥。烈業也。猷，功也。茫茫，廣大貌。瑣瑣，細微貌。」

貧士肯濟人，纔是性天中惠澤。鬧場能學道，方爲心地上工夫。

貧窮之士，多自顧不暇，而能節己濟人，此出自本性，與世之市恩者不同。繁華之場，每熱心名利，而能潛心學道，此出於至誠，非自甘淡泊者不能。

人生祇爲欲字所累，便如牛如馬，聽人羈絡，爲鷹爲犬，任物鞭笞；若果一念清明，淡然無欲，天地也不能轉動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况一切區區事物乎。

欲，貪欲也。心爲利欲所蔽，則神志不清，受人束縛，任人鞭笞，不克自主矣。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居高者，神勞而形逸；處下者，形勞而神安。孰得孰失，孰幻孰真，達人當自辨之。

貪財則事多違法，常恐敗露，故多憂。知足則行事光明，問心無愧，故常樂。居高者，勞於治產，縱欲勝理，故神勞。處下者，盡我厥職，以理制欲，故神安。

衆人以順境爲榮，而君子之樂，自逆境中來。衆人以拂意爲憂，而君子之憂，自快意中起。蓋衆人憂樂以情，而君子憂樂以理也。

久處逆境，飽嘗艱苦，終有快心之日。一帆風順，事事遂意，亦必有失意之時。故君子明察事理，不與衆人同憂樂也。

謝豹覆面，猶知自愧；唐鼠易腸，猶知自悔。蓋愧悔二字，乃吾人去惡遷善之機，起死回生之路也。人若無此，便是既死之寒灰，已枯之槁木矣。何處討得些生理。

謝豹，鳥名，吳人稱杜宇曰謝豹。禽經杜宇啼苦，自懸於樹，自呼曰謝豹。唐鼠，鼠之別種。梁州記：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易其腸。輿俗培字。事後而知愧悔，是其天良未泯，尙可以遷善。

異寶奇珍，俱是必爭之器。瑰節奇行，多冒不祥之名。總不若尋常歷履，易簡行藏，可以完天地渾噩之真，享民物和平之福。

易，繫辭「易簡之道得矣。」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世人見解謬誤，以爲富貴榮華，爲大樂所在，沾沾焉而爭奪之；於是心境混濁，煩惱叢生；遠不如清淨真正，保其本真之爲愈也。

福善不在杳冥，卽在食息起居處。牖其衷，禍淫不在幽渺，卽在動靜語默間。奪其魄，可見人之精爽常通於天，天之威令卽寓於人，天人豈相遠哉。

牖與誘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勿謂天道幽遠也。





### 第三章 閒適

此章無非怡情適性觸目警心之談。

晝閒人寂，聽數聲鳥語悠揚，不覺耳根盡徹。夜靜天高，看一片雲光舒卷，頓令眼界俱空。

畫聽鳥語，夜看雲光，與自然景物接觸，足以盪滌俗慮，開拓心胸。

世事如棋局，不著的纔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見真空。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今日萬紫千紅，轉瞬凋殘零落。倘能看破循環，不與人分黑白，爭榮辱，方是大澈大悟。

龍可豢，非真龍；虎可搏，非真虎。故爵祿可餌榮名之輩，必不可籠澹然無欲之人；鼎鑊可及寵利之人，必不可加飄然遠引之士。

爵位可餌者，必非高潔之士；其志趣淡泊，清心寡欲之人，早已山林遯跡，飄然遠引，利祿不能餌，鼎鑊無所施矣。

一場閒富貴，狠狠爭來，雖得還是失。百歲好光陰，忙忙過了，縱壽亦爲夭。  
角逐名利，用盡心機，結果盡是虛空。坐誤光陰，蹉跎事業，老來徒感悲傷。

高車嫌地僻，不如魚鳥解親人。駟馬喜門高，怎似鶯花能避俗。紅燭燒殘，萬念自然灰冷；黃梁夢破，一生亦似雲浮。

久居城市，所見皆紛華塵俗之事；一至郊外，看池魚林鳥，聽燕語鶯啼，便覺俗慮全消。人當垂暮之年，壯志銷沉，嘆浮生若夢，已不作富貴功名之想矣。

千載奇逢，無如好書良友，一生厚福，只在茗碗爐煙，蓬茅下誦詩讀書，日日與聖賢晤對，誰云貧是病。樽罍邊幕天席地，時時共造化氤氳，孰謂醉非禪。興來醉倒落花前，天地卽爲衾枕。機息坐忘盤石上，古今盡屬蜉蝣。

濁酒一壺，好書一卷，醉臥花前，忘機石上，超然物外，原是至樂。然非六根清淨，無意功名者，不克到此地步。罍，酒器。衾，大被也。氤氳，天地合氣也。蜉蝣，蟲名，朝生暮死。

昂藏老鶴，雖饑而飲啄猶閒，肯似雞鶩之營營而逐食。偃蹇寒松，縱老而丰標自在，豈似桃李之灼灼而爭妍。

隱居之士，品性高尚，不肯趨炎附勢，急功近名；故雖簞食瓢飲，而風骨廉介，無異老鶴寒松。偃蹇，高盛貌。灼灼，花開鮮明貌。

吾人必適志於花柳爛熳之時，得趣於笙歌騰沸之處，乃是造化之幻境，人心之妄念也。須從木落草枯之後，向聲希味淡之中，覓得一些消息，纔是乾坤之橐籥，民物的根宗。

昔日之歌樓舞館，轉瞬間笙歌銷歇，風流雲散，而爲碎瓦頽垣。蓋盛極必衰，循環之理，故欲保持久長，須於淡泊寧靜中求之。

靜處觀人事，卽伊呂之勳庸，夷齊之節義，無非大海浮漚。閒中玩物情，雖木石之偏枯，鹿豕之頑蠢，總是吾性真如。

伊呂——伊尹、呂尚、夷齊——伯夷、叔齊。伊尹相湯，呂尚佐周，夷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雖功蓋天下，大節凜然。何如遁跡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足以適吾性也。

花開花落春如許，得意時休對人言。水暖水寒魚自知，會心處還期獨賞。  
草木有榮枯，氣候有寒暖。人之得意時，不必得意揚揚；失意時，亦不必牢騷鬱鬱。

閒看撲紙蠅，笑癡人自生障礙。靜觀競巢鳥，歎傑士空逞英雄。

天下惟庸人多自擾，亦惟清高之士能不與人爭。

看破有盡身軀，萬境之塵緣自息。悟入無懷境界，一輪之心月獨明。

人生百歲，難逃一死，爭來名利，盡是虛空。故能看破紅塵，則無掛無慮，心地光明。

談紛華而厭者，或見紛華而喜。語淡泊而欣者，或處淡泊而厭。須掃除濃淡之見，滅卻欣厭之情，纔可以忘紛華而甘淡泊也。

口是心非，言行相違，此塵緣未淨，虛榮心亦未能掃除之故也。

鳥驚心，花濺淚，具此熱心腸，如何領取冷風月。山寫照，水傳神，識吾真面目，方可擺脫得幻乾坤。

唐杜甫有詩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此言人富於情感，總未能斷絕紅塵，必六根清淨，方得

領略真趣。濺，灑也。

富貴得一世榮寵，到死時，反增了一個戀字，如負重擔。貧賤得一世清苦，到死時，反脫了一個厭字，如釋重枷。人誠想念到此，當急回貪戀之首，而猛舒愁苦。

之眉矣。

人到臨死之時，苟念及生前富貴，而戀戀於心，轉不如一生貧賤，無所牽掛也。

人之有生也，如太倉之粒米，如灼目之電光，如懸岳之朽木，如逝海之洪波，知此者，如何不悲，如何不樂，如何看他不破，而懷貪生之慮，如何看他重，而貽虛生之羞。

浮生若夢，大限難逃，故不必戀戀紅塵，貪生怕死，然亦不宜悲觀消極，虛度此生。

鷓蚌相持，兔犬共斃，冷觀來，令人猛氣全銷。鷗鳧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人機心頓息。

兩雄相鬪，結果兩敗俱傷。何如敝屣名利，遁跡山林，逍遙自在，純任天機。

迷則樂境爲苦海，如水凝爲冰。悟則苦海爲樂境，猶冰渙作水。可見苦樂無二境，迷悟非兩心，祇在一轉念間耳。

苦樂隨人之迷悟而輕移。若迷其所好，不克自拔，則苦海無邊。倘一旦翻然覺悟，就回頭是岸，而樂境至矣。渙，散也。

遍閱人情，始識疏狂之足貴。備嘗世味，方知淡泊之爲真。

佯狂避世，淡泊自高，棄富貴如敝屣，非深於閱歷者不能。

地闊天高，尙覺鵬程之窄小。雲深松老，方知鶴夢之幽閒。

人之欲望無窮，鵬程雖遠，尙嫌窄小。若能悟得真理，則鶴眠松下，亦覺幽閒自在。故須安定心神，方有真樂。

兩個空拳握古今，握住了，還當放手。一條竹杖挑風月，挑到了，也要息肩。

時世有變遷，其通貫古今之大道，固不宜輕變，而宜於古不適用於今者，亦不可執而不化。國家危難之際，力任艱鉅，及功成名遂，亦宜早息仔肩。

階下幾點飛翠落紅，收入來無非詩料。窗前一片浮青映白，悟入處盡是禪機。

愛好自然景物，領略清幽趣味，意念自無不純潔矣。

忽覩天際彩雲，常疑好事皆虛事。再觀山中古木，方信閒人是福人。

彩雲易散，好事每成虛幻。古木常存，閒人自多清福。

東海水，曾聞無定波，世事何須扼腕。北邙山，未曾留閒地，人生且自舒眉。

北邙山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古時王侯公子多葬此。成敗乃事之常，一事之失，不必憂愁。卿相古來有幾，即不得志，亦當歡樂。扼腕，憤恨貌。舒眉，喜笑貌。

天地尚無停息，日月且有盈虧；况區區人世，能事事圓滿，而時時暇逸乎？祇是向忙裏偷閒，遇缺處知足，則操縱在我，作息自如，即造物不得與之論勞逸，較虧盈矣。

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能譬解寬慰，事事作退一步想，自無煩惱矣。

霜天聞鶴唳，雪夜聽鷄鳴，得乾坤清純之氣。晴空看鳥飛，活水觀魚戲，識宇宙活潑之機。閒烹山茗聽瓶聲，鑪內識陰陽之理。漫履楸枰觀局戲，手中悟生殺之機。

人爲大自然所薰陶，任居何地，各有其特殊之樂趣。聽鶴唳鷄鳴，看鳥飛魚躍，何等清閒。且外物怡情，足以悟此中真理，故問茗聲而識天道之陰陽，觀棋局而悲人世之生殺也。

芳菲園院看蜂忙，覷破幾般塵境世態。寂寞衡茅觀燕寢，引起一種冷趣幽思。鑽營競奪，勞勞奔走，何如不求聞達，閉戶安居。

會心不在遠，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間，便居然見萬里山川之勢。片言隻語內，便宛然見萬古聖賢之心。纔是高士得眼界，達人得胸襟。

境由心造，心以爲足，雖渺小之物，神遊其中，自能得物外之趣。故盆池拳石，不啻置身山川；片言隻語，無異坐對聖賢。

心與竹俱虛，問是非如何安脚。貌偕松共瘦，知憂喜無由上眉。

心如竹虛，則中懷謙抑，不與人忘爭矣。貌同松瘦，則涵養功深，喜怒不形於色矣。

趨炎雖暖，暖後更覺寒威。食蔗能甘，甘餘更生苦趣。何似養志於清修，而炎涼不涉；棲心於澹泊，而甘苦俱忘。其自得爲更多也。

人能淡泊以持其志，堅貞以植其基，超然塵外，不涉炎涼。不嘗甘苦，則品格自高矣。

席擁飛花落絮，坐林中錦繡團裯。鑪烹白雪清冰，熬天上玲瓏玉髓。逸能閒情，惟期自尙，何事外修邊幅。清標傲骨，不願人憐，無勞多買胭脂。

仰觀飛絮，閒烹白雪，領略天地間自然之生趣；嘯傲林泉，怡然自得。何必奔走侯門，作搖尾乞憐之態。裯，席也。



天地景物，如山間之空翠，水上之漣漪，潭中之雲影，草際之煙光，月下之花容，風中之柳態，若有若無，半真半幻，最足以悅人心目，豁人性靈，真天地間一妙境也。

處此境遇，正可順天地之自然，滌胸襟之塵俗。

漣漪，猶清波也。水而爲風所吹之細紋。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是無彼無此，得真機。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常與水相連，此是徹上徹下，得真境。吾人時時以此景象，注之心目，何患心思不活潑，氣景不寬平。

鶯啼燕語，桃柳交輝，一望平時，水天一色。此情此景，足以蕩滌俗慮，開拓胸懷。

鶴唳雪夜霜天，想見屈大夫醒時之激烈。鷗眠春風暖日，會知陶處士醉裏之風流。

屈大夫名平，又名原，別號靈均。戰國時楚人，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譖而疏之，乃作離騷以見志。襄王時，復謫之於江南，乃於五月五日，自投汨羅江以死。陶處士名潛，又名淵明，字元亮，晉潯陽人。仕晉爲彭澤令，會劉裕移晉祚，遂解組歸家。貧樂道，好遊觀山水，卒後稱靖節先生。屈大夫廉潔

正直，其言如清夜鶴唳，令人猛醒。陶處士瀟灑淡逸，其行如春日鷗眠，令人愛慕。

黃鳥情多，常向夢中呼醉客。白雲意懶，偏來僻地媚幽人。

人之迷夢方酣，聽枝上鶯啼，當可清醒。幽居之士，隱跡山林，日與白雲爲伴。

棲遲蓬戶，耳目雖拘，而心懷自曠。結納山翁，儀文雖略，而意念常真。

鄉居僻處，聞見雖少，而與山野村夫，遨遊山水間，有似閒雲野鶴，正是疎狂面目，還我本來。

滿室清風滿几月，坐中物物見天心。一溪流水一山雲，行處時時觀妙道。

心無一累，萬象皆空；或行或坐，時有會心。非深於道者所不能也。

魚龍烹鳳，放箸時，與齏蔬無異。懸金佩玉，成灰處於瓦礫，何殊。

目前富貴，雖稱快一時，而事過境遷，則盡成虛幻。故龍鳳無異於齏蔬，金玉不殊於瓦礫也。

掃地白雲來，繞著工夫便起障。鑿池明月入，能空境界自生明。

世間種種煩惱，皆由心之所造；心之繫念愈多，煩惱亦愈多。惟一無所累於心，則無往而不順遂，無往而不通澈。

造化喚作小兒，切莫受其戲弄。天地原爲大塊，須要任我鑪錘。

造化弄人，故萬事皆須自主，不可聽命於天。造化，創造化育之謂。鑪錘，猶陶冶也。想到白骨黃泉，壯士之肝腸自冷。坐老清溪碧障，俗流之胸次亦閒。人縱上壽，一死難逃，故不如日伴山水，足以盪滌塵襟。

榮  
根  
譚  
第三章  
閒適

## 第四章 概論

此章敘君子小人之品概，統天地事物之衡論之談。

君子之心事，青天白日，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蘊珠含，不可使人易知。君子行事，光明磊落，開誠布公，故人盡曉。易曰：「謙謙君子。」又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君子不自炫其才，故人所不知。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內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業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遂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

此所謂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也。若所聞皆讒諂而諛之言，則其蔽甚矣。鴆，毒鳥也。鴆毒，言毒之甚者。

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月光天，草木欣欣。可見天道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天地萬物，本爲一體。風光明媚之天，草木皆欣欣向榮；氣象愁慘之候，卽禽鳥亦爲之含悲。

醜肥甘辛非真味，真味祇是淡。神奇怪異非至人，至人祇是常。

故君子不立異以爲高，不矯俗以沽名。

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覺妄窮而真獨露。每於此中得大機趣。既得真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慚愧。

萬念俱消，則天真流露。果問心無愧，必怡然自得；設多行不義，必深抱不安。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蚤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人事無常處順境之理，故於得意時宜潔身引退。失敗爲成功之母，故於拂意時慎勿灰心。

藜口苧腸者，多冰清玉潔。錦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顏。蓋志由淡泊而高，節從甘辛而喪也。

人惟恬淡寡欲，故寧蔬食菜羹，而不屈其志。若肉食之流，名利心重，故喪節辱身，無所不爲矣。藜，苧，皆蔬類植物；藜口苧腸，所食皆藜苧之屬，言其貧也。

面前的地步，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路徑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此皆涉世安樂法也。

作事須預留地步，得方便處與人方便。存心須仁慈寬厚，人人感德，則福澤綿長。蓋人根於仁性而生，非如此，不足完其性分，且難以涉世也。

作人無甚高遠的事業，擺脫得俗務，便入名流。為學無甚增益的工夫，減除得物累，便臻聖境。

避卻塵俗，脫除煩惱，心無罣礙，純任天機，便是名流，便是聖賢。

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受享毋踰分外，脩持毋減分中。

見利不爭，見義勇為，享用毋習於奢華，亦勿過於菲薄。此亦立身之要道也。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為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遇事退讓，可避免紛擾，故息爭即所以遠禍。待人寬厚，則人人信仰，故利人即所以利己。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恃功驕恣，足適召禍，惟不矜不伐，可以保身。自治不勇，則惡日長；如有過而能知悔，悔則勿憚改矣。

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名汗行，不宜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

美德，人所同欲，惡名，人所同惡，故已有善，宜分些與人；人有過，宜引些歸己，則己之德益修，而人亦心悅誠服矣。

事事要留個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不生內變，必招外愆。

書曰：「滿招損。」若處處佔盡便宜，不爲人留地步，則衆怨所集，失敗隨之。

家庭有位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母昆弟間，形骸兩適，意氣交流，勝於調息養氣萬倍矣。

家庭和睦，骨肉團聚，共享天倫之樂，亦人生一大快事。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要思其可從。糞蟲至穢，變爲蟬，而飲露於秋宵；腐草無光，化爲螢，而耀彩於夏日。故知潔自污出，明從晦生也。

正人之惡，導人以善，須循序漸進，婉言以規之，愉色以勸之，則人必自知其過，亦化而爲善矣。糞蟲可變爲蟬，腐草可化爲螢，物猶如此，人豈不可改進乎。



居高傲慢，無非客氣。降伏得客氣下，而後正氣伸。情欲意識，盡屬妄心，銷除得妄心盡，而後真心現。

客氣降而正氣始伸，妄心除而真心乃現。必其人修養功深，將種種妄念，斬絕滌盡，方可到此地步。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俱銷；色後思淫，則界女之見盡絕。故人常以事後之悔悟，破臨事之癡迷，則性定而動無不正。

飲食男女，雖人之大欲；然飽後則不思食矣，色後則不思淫矣。蓋事未經歷，必一嘗試之以爲快；既試之後，則亦興趣索然。故當聲色在前，心神搖惑之時，苟念及事之種種追悔，亦可戢其邪僻之心矣。居軒冕中，不可無山林趣味。處山林中，不可無廊廟經綸。

在官之時，不可貪戀祿位，當時存休老林泉之想。而在野之身，亦宜竭盡智謀，籌救國安民之策。處世不必徼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求感德，無怨便是德。

欲求有功，不如先求無過；欲人感德，不如無怨於人。事事能退一步著想，便無煩惱矣。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怡性適情。澹泊是高風，太過則無以利人濟物。

凡事總須達觀，若心多過慮，終日在愁苦之中，則人生之樂趣毫無。人民皆當爲社會服務，若過於清

曠，不問世事，則無裨於人，直一寄生蟲耳。

事窮勢迫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覺其末路。

迫於事勢，不得已而爲之，所謂一挺而走險，一非其本心，可以原諒。修養之士，雖功業圓滿；然行止偶爾失檢，或虧於一篑，故觀其末路，而後可定。

富貴之家，宜寬厚，而反忌刻，是富貴而貧賤其行矣，如何能享。聰明之人，宜斂藏，而及炫耀，是聰明而愚魯其病矣，如何不敗。

富貴之人，宜積德行善，若刻薄成性，則無以自保。才智之士，宜深自斂藏，若賣弄聰明，則難以自全。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務加讓三分之功。

道德淪亡，世風日下，人之行事，宜取謹慎態度；若事事爭先，不留退步，終必失敗。

待小人不難於嚴，而難於不惡。待君子不難於恭，而難於有禮。寧守渾噩而黜聰明，養些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而甘澹泊，遺個清名在乾坤。

小人多行不善，君子則循禮而行，趨向不同，故待遇亦異。吾人心中，每易爲富貴榮華所牽引，紛擾不寧；若能保持一片純潔不污之心地，黜棄聰明，謝絕紛華，則正氣清名，可常存矣。

降魔者先降其心，心伏而羣魔退聽。馭橫者先馭此氣，氣平則外橫不侵。心平氣和，則雜念不生，外橫不至。

養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近匪人，如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的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古語云：「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  
墨子悲：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故交友不可不慎。」

欲路上事，無樂其便，而姑爲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仞。理路上事，無憚其難，而稍爲退步，一退步，便遠隔千山。

凡貪欲之事，皆敗德喪名，吾人應絕對制止；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追悔何及。理所應爲之事，須勇往直前。所謂「當仁不讓；」若一退縮，便離道日遠矣。

念濃者自待厚，待人亦厚，處處皆厚。念澹者自待薄，待人亦薄，處處皆薄。故君子居常嗜好，不可太濃豔，亦不可太枯寂。

凡事以適中爲宜。待人太厚，則近於諂媚；太薄，則近於寡情。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彼富我仁，彼爵我義，故君子不爲君相所牢籠。人定勝天，志定勝氣，君子亦不爲造物所陶鎔。

不蹈社會之網羅，不受君相之束縛，獨行其是，可享人生之真趣。作事能堅苦卓絕，矢志不回，人定亦能勝天，必有成功之日。「陶鎔」一陶，製瓦器，鎔，鑄金，借爲化育栽培之義。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潔淨。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火，羝羊觸藩，如何安樂。

人之立身世處，如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斤斤焉與人較一日之短長，未有能潔淨，未有能安樂者也。

「羝羊觸藩」羝羊，牡羊也。謂牡羊之角掛於藩上，進退維谷也。

學而收拾精神，並歸一路，如修德而留意於事功名譽，必無實詣。讀書而寄興於吟詠風雅，定不深心。

人惟恬淡寡欲，方能進德修業；亦惟聚精會神，方能深於造詣。修德而戀戀於功名，求學而寓情於風雅，其學必難成就。

人人有個大慈悲，維摩屠劊，無二心也。處處有種真趣味，金屋茅檐，非兩地也。

祇是欲閉情封，當面錯過，便咫尺千里矣。

人性本善，爲非作歹，祇爲貪欲所蔽耳；故放下屠刀，可立地成佛。境由心造，心之所安，雖茅檐草屋，亦多樂趣。一維摩一卽維摩詰菩薩名。一屠割一宰殺牲畜者也。

進德修業，要木石的念頭，若有一欣羨，便趨欲境。濟世經邦，要雲水的意思，若有一貪者，便墮入危機。

心不專一，則外累種種，皆足以擾亂；以之修業，則業無成；以之經邦，則邦不治。

吉人無論作用安詳，卽夢寐鬼神，無非和氣。凶人無論行事狠戾，卽聲音笑語，渾是殺機。

爲善爲惡，行之既久，存於中者，自形於外。

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聞；受病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君子欲無得罪於昭昭，先無得罪於冥冥也。

大學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一言雖在幽獨之中，而善惡終不可掩，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福莫福於事少，禍莫禍於心多。惟省事者，方知少事之福；心平者，方知多心之

禍。

世間種種煩惱，皆由心之所造，欲念愈增，則煩惱亦愈多。惟不多求而能知足，無一毫物欲之私，而後可得真樂。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宜嚴，待庸衆之人，宜寬嚴互存。

世有治亂，人有善惡；處世待人，須因時因人而制宜。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人之處世，於人於己，功過恩怨，辨別適當，則可立於不敗之地矣。

心地清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借寇兵而齎盜糧矣。

求學以立品爲要，必品格清高，而後可以讀書學古。否則善言善行，適足以掩其惡，覆其短，如王莽王安石之流，可爲前車之鑒。齋，餽送也。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富者任意揮霍，故外強中乾；能者爭利貪得，亦結怨於人。轉不如安貧守拙，保我天真之爲愈也。讀書不見聖賢，如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如衣冠盜。講學不尙修行，如口頭禪。立業不尙成德，如眼前花。

徒尙外觀，不重實際，既無裨於己，亦無益於人。鉛槧傭，記錄文字之人也。口頭禪，謂不能領會禪理，但襲取僧家之常語，資爲談助，以喻學者不能躬行實踐也。

人心有部真文章，都被斷簡殘篇封固了。有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豔舞湮沒了。學者須掃除外物，直覓本來，纔有真受用。

心不寧靜，則智慧全失。故必掃除外物，將雜念打斷，方可還我本性，保我天真。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得意時，便生失意之悲。

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此之謂也。

富貴功名，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興廢遷移。若以權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也。

處世以道，待人以德，人心悅服，根基堅固，故其富貴可以久長。若得之於功業者，有得必有失；蓋盛衰

興廢，乃循環之道也。至若恃其強力而得者，強求而得之，轉瞬即失，而得時之快意，不足償其失時之喪氣也。

操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附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淒涼於萬古。

操守道德，則留芳百世。依附權勢，則遺臭萬年。

春至時和，花尚舒一段好色，鳥猶傳幾句好音。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恰似未生一日。

春風和熙，草木滋長，一少年之發達也。人苟不及時自奮，立好言，行好事，轉瞬而年華老大，與草木同朽，有負此生矣。

學者有段兢業的意思，又要有段瀟灑的趣味。若一味斂束清苦，是有秋斂而無春生，何以發育萬物。

求學之人，必專心壹志，刻苦自勵，然過於枯索沉寂，心如槁木，亦足以窒其天機。故須調劑於二者之間，於求學之餘，自尋種種快樂。



真廉無廉名，立名正所以爲貪。大巧無巧術，用術正所以爲拙。

治身以廉，卽守一己之道德；治事以巧，卽盡一己之智能。若沾沾焉馳驅於聲譽，求名正所以示貪，弄巧適見其拙也。

心體光明，暗室中自有青天。念頭暗昧，白日下猶生厲鬼。

大學「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舉頭無愧神明。「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故心虛如見鬼魅。

人知名位爲樂，而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爲最真。人知饑寒爲憂，而不知不饑不寒之憂爲更甚。

天爵以德，人爵其祿。故求人爵，不如修天爵。修得天爵，則人爵自至。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因而淫慾生焉，故聖人猶憂之。

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念。爲善而急人知，善處卽是惡根。

作惡而猶存顧忌，是其天良未滅。爲善而釣名沽譽，便非真心爲善者。

天之機緘不可測，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顛倒豪傑處。君子祇是逆來。

順受，居安思危，天亦無可奈何矣。

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惟君子能安命，故靜守以待時。

福不可徼，養喜神以爲招福之本。禍不可避，去殺機以爲遠禍之方。

心田忠厚，易召善緣；中懷狠毒，易觸禍機。

徼，求也。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並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吾子所以寧默無躁，寧拙無巧。

人每律己以寬，而責人則嚴，事事成功，未見稱許，一事不合，則訕謗立至，故君子寧自守拙，未敢逞能。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氣性清冷者，受享亦薄，惟和氣平心之人，其福必厚，其澤亦長。

天地萬物，本爲一體，和暖之日，百卉爭榮，肅殺之候，草木枯落，惟人亦然，心氣和平者，福澤綿長，氣量偏狹者，享受不永。

天理路上甚寬，稍遊心，便覺精神爽朗。人欲路上甚窄，纔寄跡，便是荆棘泥塗。

理路既明之後，能克制其欲，而擴充之，則心廣體胖。欲念初萌之時，不能繩之以理，而翦滅之，便失足泥塗。

一苦一樂相磨鍊，鍊極而成福者，其福始久。一疑一信相參勘，勘久而有知者，其知始真。

飽經憂患，其成就必鉅。深於閱歷，其見解必清。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恆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污之量，不可持好潔獨行之名。

能和光同塵，與世推移，則無適而不自得焉。

泛駕之馬，可就馳驅；躍冶之金，終歸型範；祇一優游不振，便終身無個進步。陳白沙云：『爲人多病何足憂，一生無病是吾憂。』真確論也。

馬性劣，金質堅，若不加以訓練，終難就範。人而不能克己，便致墮落。故陳氏以多病無病爲喻，至爲深切。陳白沙名獻章，字公甫，廣東人，因居白沙故名。

人有一念貪癡，便銷剛爲柔，塞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

吾子以不貪爲寶，所以度得一世。

留嗜欲於胸中，必至迷亂其本性，故君子貴立品而戒貪。

目見耳聞爲外賊，情欲意識爲內賊。祇是主人公惺惺不寐，賊便化爲家人矣。虛靈不昧，則雜念不生，外物不得而擾之。

圖未就之功，不如守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尤須防將來之非。

言人不常舍易而就難，尤當知過而防非。

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過寒潭，雁去而潭不存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卽空。

天地之化，往過來續，毫無停滯；故君子游心於外，事過境遷，不留胸臆。

清能有容，仁能善斷，明不傷察，直不過矯，是謂蜜錢不甜，海味不鹹，纔是懿德。才美不外見，方是爲人之道。

貧家光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豔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當一窮愁寂寞，奈何輒自廢弛哉。

人當窮愁之際，能扼其要，保其真，則內雖不見，外自可觀，如顏子之飯蔬飲水，不改其樂是也。

閒中不放過，忙中有受用；靜處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中有受用。

閒靜暗處，最易惹起雜念，能注意於慎獨工夫，方可處處受用。

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爲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當面錯過。

懸崖勒馬，是人生死關頭，不可不有節制。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培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養之；天扼我以遇，吾行吾道以通之。天且奈我何哉。

天雖薄我勞我扼我，我能處之泰然，厚吾德，逸吾心，行吾道，則人定亦可勝天。

貞士無心徼福，天卽就無心處牖其衷。檢人著意避禍，天卽就著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緘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所謂人之千算，不如天之一算也。

聲色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俗語云：「

看人祇看後半截，「真名言也。」

晚年志識堅完，則外邪不侵。女子垂暮，則前功盡棄。故人宜修晚蓋。

平民肯種德，便是無位的卿相。士夫徒貪權，竟近有爵的乞人。

此卽孟子所謂天爵人爵之分也。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當思其傾覆之易。

爲惡不滅，先世有餘德；爲善不昌，先世有餘殃。或滅或昌，以先世之所貽爲決。

君子而詐善，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弗如小人之自新。

善而多詐，便非真善，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過而能改，卽復無過，所謂始小人而終君子。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藉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正警之，如春風解凍，和氣銷冰，纔是家庭的型範。

家醜不可外揚，當委曲求全，隨時借端開導，終有悔悟之日，是乃善於治家者。

此心常看得圓滿，天下自無缺陷的世界。此心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險測之

人情。

人不宜存充分之欲望，亦不宜有偏窄之心胸；老子所謂「知足不辱，」「心善淵，」始無愁苦之事，  
奸詐之欺。

淡薄之士，必為濃豔者所疑；檢飾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不可稍變其操守，亦不可太露其鋒銳。

孤高則人疑，狷介則見嫉；惟和光同塵者，始能避免。

居逆境中，觸處皆鍼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順境中，眼前盡兵刃戈矛，銷剛磨骨而不知。

居逆境，則事事皆鍛鍊其體魄；處順境，則反足以銷磨其志氣。故君子當居安思危。

生長富貴叢中，嗜欲如猛火，權勢似烈焰，若不帶些清冷的氣味，其火焰不至焚人，必將自燦矣。

生長富貴之家，所溺者嗜欲，所爭者權勢；一萌此念，遂多愁悶而少快樂，久而不戢，且將自焚，可不戒哉！

人心一真，便霜可飛，城可隕，金石可貫。若偽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形影自愧。

中庸「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又曰：「至誠如神。」故誠可貫金石。若有一毫虛偽存其中，則自慚形穢，時露忸怩之態矣。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祇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祇是本然。

此以文章以譬人品，不必瑰意騁行，但我行我素而已。

以幻境言，無論功名富貴，卽身體亦屬委形。以真境言，無論父母兄弟，卽萬物皆吾一體，人能看得破，認得真，纔可任天下之負擔，亦可脫世間之韁鎖。

人生於世，無異輕塵棲弱草，故富貴儘可敝屣。而民我同胞，物我同與，宜時存己飢己溺之心。

爽口之味，皆腐胃爛腸之藥，五分便無殃。快心之事，悉敗身喪德之媒，五分便無悔。

一時之快意，足以貽將來之大害；故縱欲敗度之事，勿爲之過甚。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可以遠害。



譏人之短，揚人之醜，記人舊惡，非徒結怨於人，抑且有損私德，何如放寬氣量，忠告善導之爲愈乎。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祇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時乎時乎不再來，」人生固當及時行樂，然亦不可不建功立業，以成不朽之名。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作的；衰時罪孽，都是盛時招的。故持盈履滿，君子尤兢兢焉。

志得意滿之時，種下種種罪惡；及一旦失勢，昔之施於人者，今則還治於我，此乃自作自受也。

市私恩，不如扶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重德行；尙奇節，不如謹庸行。

君子不市私而拂衆，不結新而忘舊，不求名以干譽，不立異以爲高。

公平正論，不可犯手，一犯手，則遺羞萬年。權門私竇，不可著脚，一著脚，則玷污終身。

巧立邪說，違反正論，難免爲人唾棄。而乞哀昏暮，驕人白日，亦足玷污人格。

曲意而使人喜，不若直躬而使人忌，無善而致人譽，不若無惡而致人毀。

曲意逢迎，徒失人格，何如直道而行，示人以光明磊落之概。過實之譽，無益於己，何如求全之毀，可以使人反省。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於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優游。

論語「事父母幾諫，諫之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至於朋友，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小處不滲漏，暗處不欺隱，末路不怠荒，纔是真正英雄。

閒居獨處，無卑鄙之行，日暮途窮，無潦倒之態，方是英雄本色。

驚奇喜異者，諒非遠大之志；苦節獨行者，要有恆久之操。

識淺者，少所見則多所怪；有恆者，志既定久而愈堅。

當怒火慾水正騰沸時，明明知得，又明明犯著；知的是誰？犯的是誰？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便化爲真君矣。

人當私欲充蔽之時，能虛靈不昧，立刻回頭，轉邪歸正，便可登道德之岸矣。

毋偏信，而爲奸所欺；毋自任，而爲氣所使。毋以己之長，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人有短處，要曲爲彌縫；如暴而揚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頑的，要善爲化誨；如忿而疾之，是以頑濟頑。

古人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又云：「罔談彼短，靡恃己長。」好名之人，每剛愎自用，肆意詆譏，攻人之短，疾人之頑，是不但取怨於人，抑且有損私德，宜深戒之。

遇沈沈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人，應防藉口。

世道日非，人心叵測；沉默寡言者，類多陰險；悻悻自好者，或遷怒於人。悻悻，怒意貌。

念頭昏散處，要知提省；念頭喫緊處，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又來憧憧之擾矣。

腦筋動作，無時或息；故每當雜念橫生，不能自主之時，須證其心，養其性，心煩理亂時，則提省之，慾念  
呂熾時，則節制之，處置得當，自無煩惱矣。

青天霽月，倏爲震電迅雷；朗日晴空，忽爲疾風怒雨；氣機何嘗一毫滯礙，太虛何嘗一毫障蔽；人心一體，亦當如是。

天道運行，瞬息千變，一無滯礙，一無障礙，而天地萬物，本爲一體，故吾人行事，亦宜通權達變。制私勝欲之功，有曰識不早，有曰力不易，有曰識得破，忍不過者，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兩不可缺也。

私，私利，欲，貪欲，過私欲於將萌，不使其潛滋暗長，惟恃識見之高超，毅力之堅定耳。

橫逆困窮，是鍛鍊豪傑的一付鑪錘。能受其鍛鍊者，則身心交益；不受其鍛鍊者，則身心交損。

豪傑困窮，天堅其志；凡人佚樂，自損其能。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疏於虞者。甯受人之欺，勿受人之詐，此警傷於察者。二語並存，精明而渾厚矣。

虞，備也，察，明也。欺，謂人侮己。詐，謂人誑己。人能處處謹慎，事事提防，自不受人之欺矣。

毋因羣疑而阻獨見，毋任己意而廢人言，毋利小惠而傷大體，毋藉公論而快私情。

頭腦清楚，見解真確，則是非易於辨別，利害亦知所擇矣。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豫揚，恐來讒譖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短。

親善而先事宣揚，則嫉之者將從而離間之。去惡而先露機謀，則彼謀自救，將先媒孽我矣。媒孽，構成其罪也。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從臨深履薄時操就。能慎幽獨之處，而後見正大之義。時深臨深之懼，而後成不朽之業。

履薄，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人之作事，時存戒懼之心也。

屋漏，一室西北隅也。臨深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此，著不得一毫感激之心。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父子兄弟骨肉之親，休戚相共，理應互助，故施者當勿矜其德，受者正不必亟亟以圖報。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妒忌之心，骨肉尤狠於外人。若不當以冷腸，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諂富欺貧，人之常態；嫉賢忌能，世之常情；若憤懣不平，是自惹煩惱矣。

功過不可稍混，混則人懷墮惰之心。恩仇不可過明，明則人起攜貳之念。功過太混，有功者易致灰心。恩怨太明，受恩者反起疑貳。

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隱者禍深；善之顯者功小，隱者功大。

惡藏於心，實爲大惡；善露於外，便非真善。故君子甘居惡名而不宣揚其善。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而猖狂。

才不必有，而德不可無；有才無德，其才適足以濟惡；有德無才，仍不失爲君子也。魍魎，水怪也。猖狂，謂妄行而無可抑制也。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一無所容，譬如塞鼠穴，一切去路都塞盡，則一切好物都咬破矣。

待遇惡人，宜開放一面，使求自新之路；若逼之太甚，必遭反噬。

士君子貧不能濟人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勸之；亦是無量功德。

振聵發聵，排難解紛，此中陰功不淺。

反己者，觸物皆成藥石，尤人者，動念卽是戈矛。一以問衆善之路，一以濬諸惡之根，相去霄壤矣。

君子之過，歸之於己；小人之過，諉之於人。善惡由此分焉。

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靈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如一。君子幸不以此易彼也。

事業功名，當時則榮，歿則已焉；惟精靈氣節，卓然不朽，名垂萬古。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裏藏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用哉。

宇宙雖寬，觸處皆是羅網；貪婪無厭，到處伏有危機。故人存機詐，尚智巧，適足自取其禍耳。

作人無一點真懇的念頭，便成花子；事事皆虛。涉世無一段圓活的機趣，便是木人，處處有礙。

待人當誠懇，不尚欺詐；處世宜圓通，不落板滯；庶幾持躬有度，應付有方。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忌，一言而傷天地之和氣，一行而墮終身之名節，一事而釀子孫之禍端者，最宜切戒。

意志忠厚，語言和平，品行端方，行事謹慎，皆足致福而免禍；故人當以此四者自勗。

事有急之不自白者，緩之或自白，勿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勿操切以益其頑。

躁急則作事鹵莽，操切則使人難堪；此所謂「欲速則不達」也。

節義出青霄，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行陶鎔之，終爲血氣之私，技能之末。

節義文章，必有道德以爲之輔，否則雖節義高尚，文章蓋世，亦不足貴。

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謹德須謹於至微之事，施恩宜施於不報之人。

居高思危，論功處後，謹慎於細微，施恩不望報，乃自全之道也。

德者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心者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華者。



懿德爲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可立業者。心田爲福嗣之本，未有本不實而能福嗣者。

道是一件公衆的常事，當隨時而接引。學是一件家常的便飯，當隨時而警惕。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論語「學而時習之。」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大道無私，爲學當朝夕惕也。

念頭寬厚的，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念頭刻忌的，如朔風陰凝，萬物遭之而死。

行事寬厚，有如春風駘蕩，咸沾其惠。存心刻忌，無異秋風肅殺，皆受其殃。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藉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爲小人營私之具矣。

勤儉貪吝，形似而質異；故人每借勤儉之名，而遂其貪吝之私。

人之過誤宜恕，在己則不可恕。己之困辱宜忍，在人則不宜忍。

嚴以責己，薄以責人。寧我受辱，毋我辱人。

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施恩於人，先淡後濃，則人知感激。示威於人，先嚴後寬，則人未樂從。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平，毋稍隨而近腥羶之黨，亦毋過激而犯蜂蠆之毒。

權門要路，處之不易，苟非操持有素，心氣和平者，每致誤入歧途。蠆，蟲名，蠍屬。

遇欺詐的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的人，以和氣薰蒸之；遇邪行私曲之人，以氣節名義激勵之。天下無不入我陶鎔中矣。

人待我以詐，我接之以誠；人待我以暴，我處之以和；人藏邪私，我勵節義；久之或可移其本性。

一念慈祥，可以醞釀兩間和氣。寸心潔白，可以昭垂百代清芬。

和氣致祥，虛空生白，此之謂也。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禍胎。祇是一個庸德庸行，便可完混沌而招和平。

居心陰險，行爲奇異，皆足致禍。能守定一個中字，方是無限受用。

語云：「登山耐險道，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意味。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

世道若不得一個耐字撐持過去，幾何不墮入榛莽坑塹哉。

萬事能握住一個耐字，可說得永無危險。

誇逞文章，炫耀功業，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體瑩然，本來不失，即無寸功隻字，亦是堂堂正正。

文章功業，不過誇耀一時，而無益於身心。反不如守道之人，雖碌碌無所表見，而處之泰然也。

做人處世，不昧己心，不外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子孫造福。

寸心不失，則虛靈常昭。和以接物，則與世無忤。外力愛惜，則財用不匱。三者乃處世之道。

居官有二語，曰：惟公則生明，惟廉則生威。居家有二語，曰：惟恕則平情，惟儉則足用。

公而無私，則心地光明。廉而不貪，故志氣不餒。恕則心氣和平。儉則財用常足矣。

居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的辛酸。富而恤貧，少而敬老，最是難得。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污辱垢穢要姑納些。與人不可太分明，一切賢愚善惡要包容得。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與身心無礙。

休與小人爲仇，小人自有對頭。莫向君子諂媚，君子原無私惠。

仇視小人，必爲小人所算。諂媚君子，亦爲君子輕視。

磨礪當如百鍊之金，急就者非涵養。施爲欲試千鈞之弩，輕發者無宏功。立業建功，多圓活之士。債事失機，必執拗之人。

涵養非挫折不能致；宏功非倉卒所能成。故建功立業者，常隨機應變，不落板滯。

儉美德也；過則爲吝惜，爲鄙嗇，反傷雅道。讓懿行也；過則爲足恭，爲曲謹，多出機心。

過儉則近吝，吝則有損美德而傷雅。過讓則似僞，僞則有虧懿行而涉於機。

毋憂拂意，毋喜快心，毋持久安，毋憚初難。

失意勿憂，得意勿喜，貪安則志氣衰頹，畏難則事業無成。

飲晏之樂侈，不是好人家。聲華之習慣，不是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亦不是好臣子。

晏飲奢侈，敗家之徵。競尚聲華，必非佳士。專心利祿，豈是良臣。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厚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的氣象。鄙夫念頭促迫，便祿薄而澤短，事事成個促迫的規模。

氣度從容之人，遇事和平，故多福慶。心地偏仄之人，遇事迫促，便少祿澤。

用人不宜太刻，刻則效勞者去。交友不宜太濫，濫則貢諛者來。

待人太刻，刻則人生貳心。擇交過濫，濫則升蕭而艾至矣。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肆之心。小人亦不可不畏，畏小人，則無橫豪之名。

上畏天命，下顧民岳，則放肆橫豪之心不生。

事稍拂違，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息。心若怠荒，便思勝過我的人，則精神自奮。

處逆境能退一步想，則怨尤不生。落人後能進一步做，則委靡自退。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

輕諾必寡信，生嗔易招禍，好事則煩惱生，鮮終則前功廢。

釣水逸事也，尚持生殺之柄。弈碁清興也，且動爭戰之心。可見喜事不如省事之為適，多能不如全能之為真。

殺機動於細微，爭戰始於毫末；故多事不如無事，多能不若無能。

聽夜靜之鐘聲，驚醒夢中之夢。觀澄潭之月影，窺見身外之身。

一聲清磬，喚醒癡迷。七尺頑軀，終成泡影。營營逐逐，究何為哉。

鳥語蟲聲，總是傳心之訣；花英草色，無非見道之文。學者要天機清澈，曾次玲瓏，觸物皆有會心之處。

蟲魚花草，觸處都是文章。惟胸懷曠達者，始道得其真趣。

人祇知讀有字之書，而不知讀無字之書。祇知彈有絃之琴，而不知彈無絃之琴，以迹用而不以神用，何以得琴書之佳趣。

讀自然文章，是真讀書；求絃外知音，是真彈琴。世人知其趣者有幾。

山河大地，已屬微塵，而况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况影外之影。

山河爲大地微塵，於我何有。萬物都空，間幻影，於身何有。

非上上人，無了了心。

此之謂太上忘情。

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許大世界。

百年一瞬，落得做個好人，大千世界，死後僅占寸土，何必與人爭一日之短長。

有浮雲富貴之風，而不巖居穴處；無膏肓泉石之癖，而常醉酒耽詩。競逐聽人，而不嫌盡醉；恬澹適己，而競誇獨醒。釋氏所謂「不爲法纏，不爲空纏，身心兩自在者。」

人醉我醒，人濁我清；冷眼窺人，於身心無限有益。

延促由於一念，寬窄係之寸心。故機閒者，一日遙於千古；意廣者，斗室寬若兩間。

居心機巧者，適足自促其壽。存心忠厚者，自能延其天年。

都來眼前事，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總出世上因，善用者生機，不善用者殺機。

天人之間，從一足字看出。生殺之機，從一用字看出。

趨炎附勢之禍，亦慘亦甚速。棲恬守逸之味，亦淡亦最長。

熱中者速禍，恬淡者心安。

色慾大熾，而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甘飴，而念到死地，便味如嚼蠟。故人常憂死慮病，亦可銷幻業而長道心。

聲色貨利，本是劍樹刀山。人能知其害，則欲念自消，道心自長。

爭先的路徑窄，退後一步，寬平一步。濃豔的滋味短，清淡一分，悠久一分。

世路崎嶇，退一步便穩。世味濃厚，淡一分便安。

隱逸林中無榮辱，道義路上泯炎涼。

退隱之士，無得失心；道義之友，無勢利心。



進步處便思退步，庶免觸藩之禍。著手時先圖放手，纔脫騎虎之危。

功成身退，可免禍患。瞻前顧後，不致危亡。

貪心者，分金恨不如土，封侯怨不授公，權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根旨於膏粱，布袍暖於狐貉，編民不讓王公。

昏夜乞憐於侯門，縱富貴亦何足恃。終身自甘於藜藿，卽布衣可傲王侯。

矜名不如逃名趣，練事何如省事閒。

名顯不如隱，事煩不如簡。

孤雲出岫，去留一無所繫；明月懸空，靜躁兩不相干。

孤雲往還，不着邊際；明月皎潔，不染纖塵。心地如此，何所繫戀。

山林是勝地，一營戀便成市朝。書畫是雅事，一貪癡便成商賈。蓋心無染着，欲境是仙都；意有牽連，樂境成悲地矣。

山林廊廟，境地互異；書畫商賈，雅俗懸殊。故心無繫著，山林無異廟堂；意有留戀，廟堂何殊地獄。

時當喧雜，則平時所記憶者，皆茫然何去。境在清寧，則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

在前。可見靜躁微分，昏明頓異也。

處熱鬧之場，志氣易於昏迷。當清涼之境，性質長保清明，足見人之秉彜，隨遇而變。

蘆花被下，臥雪眠雲，保全得一窩夜氣。竹葉杯中，吟風弄月，脫離了萬丈紅塵。

居貧賤能保全氣節，寄尊酒而脫離紅塵，是做人的上乘。

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之中，不必絕人以逃世。了心之功，即在靜心之內，不必絕欲以灰心。

涉世深者，縱與俗浮沉，而心自有主，何必逃世。心思靜者，則內部洞明，而欲念自消，何用灰心。

此心常放在閑處，榮辱得失，誰差遣我。此心常在靜中，是非利害，誰瞞昧我。

居心閑散，豈爵祿可囿。秉性恬淡，則理智自明。

我不希榮，何憂利祿之香餌。我不競進，何患仕宦之危機。

視富貴如浮雲，浮雲於我何有損益。

多藏者厚亡，步高者疾顛，故貴不如賤之常安，富不如貧之無慮。

財多身弱，位高身危；人至危弱之時，反不若貧賤時之安樂。

世人祇緣認我字太真，故多種嗜好，種種煩惱。前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又云：「知身不是我，煩惱何足憂。」真看破世情之言也。

嗜好煩惱，都是有我而起；倘能忘去我字，則嗜好煩惱，便可一切消除。

人情世態，倏忽萬端，不宜認得太真。堯夫云：「昔日所云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後來又屬誰。」人作如是觀，便可解卻胸中胃矣。

人真能把世情看透，則心地清淨，便可解脫一切。

有一樂的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追隨；有一好的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祇是尋常的茶飯，素位的風光，纔是安樂的窩巢。

悲樂相乘，好惡相因，人能無樂無好，才是真樂真好。

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牢。知生之必死，則保身之道，不必過堅。

成則毀隨之，生則死隨之，成毀生死，互爲因果。故人不必委曲以求全，亦不必倖生以苟免。

眼看西晉之荆榛，獨吟白刃；身屬北邙之狐兔，尙惜黃金。語云：「猛獸易伏，人心難降，谿壑易填，人心難滿。」信哉。

故里爲墟，尙事爭競，身歸黃土，猶是貧婪。此所謂人心難制，慾壑難填。

心地上無風濤，隨在皆青山綠樹。性天中有化育，觸處見魚躍鳶飛，狐眠敗砌，兔走荒臺，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煙迷白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強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

胸無留戀，隨處逍遙，須知滄海桑田，變遷無定。

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雪舒。晴空朗月，何處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泉綠竹，何物不可飲啄，而鴟鴞偏嗜腐鼠。噫，世之不爲飛蛾鴟鴞者，幾何人哉。

花之榮萎，雲之聚散，與我何關；故人常從寬處走，不向狹路行。看他逐臭附羶，終歸撲滅。

權貴龍驤，英雄虎戰，以冷眼視之，如蠅聚羶，如蟻競血。是非蜂起，得失蝟興，以冷情當之，如冶化金，如湯銷雪。

搖尾乞憐，而得富貴，必爲冷眼者所竊笑。患得患失，而居高位，亦爲冷心人所輕視。

真空不空，執相非真，破相亦非真。問世尊如何發付，在世出世，狗欲是苦，絕欲

亦是苦，聽吾儕善自修持。

無相便是真空，佛旨宏大。絕欲纔能免苦，善自修持。

烈士讓千乘，貪夫爭一文。人品徑庭也，而好名不殊好利。天子營家國，乞人號饕餮，名位霄壤也，而焦思何異焦聲。

烈士貪夫，品性雖殊，苟烈士而純盜虛聲，其與貪夫之較量錙銖何異。天子乞人，名位各異，天子宵旰勤勞，其與乞人沿門托鉢何殊。

性天澄澈，卽饑餐渴飲，無非康濟身心。心地沉迷，縱談禪演偈，總是播弄精魂。心地光明，饑渴不足以累口腹。若沉迷不悟，終爲魔障纏縛，永難擺脫塵俗，天君泰然。

人心有真境，非絲非竹，而自恬愉，不煙不茗，而自清芬。須念靜境空，慮忘形釋，纔得以游衍其中。

人能知色相皆空，形體非我，便得真境。

天地中萬物，人倫中萬情，世界中萬事，以俗眼觀，紛紛各異，以道眼觀，種種是常。何須分別，何須取捨，纏脫祇在自心。心了則屠肆糟糠，居然淨土，不然，縱一

琴一鶴，一花一竹，嗜好雖清，魔障終在。語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

視萬如一，何有取捨；故得道者，卽處窮愁之境，如居康樂之天。否則處境縱令安閒，而貪戀紅塵，終難除其魔障。

以我轉物者，得固不喜，失亦不憂，大地儘可逍遙。以物役我者，逆固生憎，順亦生愛，一毫便是纏縛。

我役物，我不爲物所累，得失何有愛喜。物役我，我卽爲物所縛，順逆便生愛憎。

試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又思旣死之後，有何景象；則萬念灰冷，一性寂然，自可超物外而遊象先。

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非六根清淨者，不能澈底了解。

優人傅粉調珠，倣妍醜於毫端；俄然歌殘場罷，妍醜何存。弈者爭先競後，較雌雄於著手，俄而局盡子收，雌雄安在。

人情本戲場，把假具揭穿，便露真面目。世事如弈棋，看一局敲罷，問誰是雌雄。

把握未定，宜絕跡塵囂，使此心不見可欲而不亂，以澄吾靜體。操持既堅，又當溷跡風塵，使此心見可欲而亦不亂，以養吾圓機。

少年血氣未定，不宜涉跡紛華，戕賊本性。晚年操持有素，卽終歲出入於歌舞場中，亦不亂天真。

喜寂厭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靜，不知意在無人，便成我相；心著於靜，便是動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動靜兩忘的境界。

相無人我，何有廊廟山林；心有動靜，便非超脫紅塵。故君子處熱鬧之場，而心地淡然。

人生禍區福境，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航登彼岸。」念頭稍異，境界頓殊，可不慎哉。

禍福由於心造，故釋氏祇抱一空字；外物不繫於心，一意修持，卒成大道。

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要努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

爲山始於一簣，行路起於跬步。人能奮勇猛進，日積月累，自易成功。

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萬物附萬物。還天下於天下者，方能出世間於世間。

知一身非我有，天下亦非我有；方能擺脫一切。

人生原是傀儡，祇要把柄在手，一絲不亂，舒卷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捉掇，便超此場中矣。

傀儡登場，原賴他人提挈。人生在世，全賴心地堅牢。苟能立志堅定，不為外物所侵，便可逍遙自得。

為鼠常留飯，憐蛾須罩燈。古人此念頭，是吾一點生民之機，無此，即所謂土木形骸而已。

推上天好生之心，即人的一點靈機。

世態有炎涼，而我無嗔喜；世味有濃淡，而我無欣厭。一毫不落世情窠臼，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

人慕我去，人惡我取；是做人的上乘。



民國廿九年九月初版

實價

六

標點註釋

# 菜根譚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明 洪 自 誠

編輯者 湯 厚 生

發行者兼 上海正心出版社

印刷者 大東書局香港印刷廠

堅尼地城海傍十二號  
電話二一八五四

總經售處

世界書局香港分局

皇后大道中三十三號A  
電話三三一四〇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8 5047B

